



和
1533
6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二目錄

外國書上

遣大明國

遣福建道陳子貞

答南蠻船主

諭阿媽港

寄阿媽港父老

諭阿媽港諸老

呈呂宋國主

呈台城國主

答大明福建都督

答暹羅國三篇

復琉球國主二篇

卷十二
 答大即辭書
 吳呂未四主
 清河謝敬父
 文南
 貴大即四
 外國書上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外國書上

遣大明國

慶長十五年在駿府奉命代本多正純

日本國臣本多上野介藤原正純奉旨呈書

福建道總督軍務都察院都御史所

夫吾邦之聘問于商賈于中華者雜出于漢隋

唐宋元明之史及我國記家乘者昭昭矣然

前世當朝鮮紛擾之時雖有中華之貴价來

我邦而譯者枉旨執事然悟而其情意彼此不相

通比來海波揚而風舶絕可謂遺憾方今吾
日本國生源家康一統闔國撫育諸島左右文武
經緯綱常遵往古之遺法鑑舊時之烟戒邦富民
殷而積九年之蓄風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跡其化
之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
呂宋西洋東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無不上
書輸賓由是益慕中華而求和平之意無忘于
懷今茲應天府周性如者適來於五嶋乃詣上國
因及此事不亦幸乎明歲福建商舶來我邦期

以長崎港為湊泊之處隨彼商主之意交易有無
開大關市豈非二國之利乎所期在是耳比其來
也亦承

大明天子之旨以賜勘合之符則必我邦遣使
船以來秋之番風而西其帆者何疑哉及符來而
我只遣大使船一隻而已明其信也若餘船之無
我印書而到者非我所遣也乃是寇賊竊伏窺
鳴喚而猾中華之地境之類必須有刑法若又
我商船之往還於諸蠻者因風浪之難有繫纜於

中華之海面則薪水之惠何賜加之今將繼前時
之絕而興比年之廢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
符復古之功不在於斯乎 我邦雖海隅日出柳
諺所謂最爾國也 中華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
廢乎然則來歲所為請頒符使來則海東之幸而
黎庶之所仰望也 中華設雖貴重而其不動遷
通博愛之意哉感激之至在於言外
命旨件件請領領諾
歲會庚戌季冬十六日

御印

此一篇闕字并高低平頭如本書之式
按自足利氏領桑城以來中華贈答書簡使
禪林之徒作之且天文以來兩國勘合斷絕
數十年而后先生預此事勘合復古之事
出於 台旨雖為正純之書其實 教書也
雖遣福建道其實啓大明天子也故書尾押
御印書成附周性如投之彼國狐疑猶豫而
無答書勘合不成然南京福建商舶每歲渡

長崎者自此逐年多多

遣福建道陳子貞代長谷川藤廣

日本國長崎市船使司長谷川左兵衛藤廣謹致書福建道總督陳御史 臺下 日本之通於貴國上古置而不論洪武永樂已降以勘合符一歲一往還之船無負其信而一三十年來交隣盟寒異域路阻今吾國主源君平日愛華夏之風而有意于勘合有日于此矣方是時也吏目周性如到 我邦余因言於國主以和平通好之事

則降養印書彼亦約以來歲商船及勘合符同來也若然則藤廣受命不辭溟渤之遠而辱專使之職執謁於臺下再修兩國之舊交必締一天之歡心由是每年波平風穩船舶相通相共貿易則二國之商賈皆悅而願出其所以不亦可乎諸方皆蒙貴國一視同仁之化豈非無窮之福哉藤廣自守長崎之日而思之無由荏苒度年今長崎者我邦之一巨港也利之所在諸商赴焉來歲福建商船來于茲則家民并于市而有歡聲是必臺

下之賜也今得周性如之便而謹裁一柬不勝欣躍悚懼之至再拜謹白

答南蠻船主

代正純○慶長十六年作

日本國執事上野介藤原正純謹復書西域國海船總兵官東適我丈人館下今茲行人東啓訥遠跨鯨海重譯而來親捧鯉素執謁而見茲審當時黑船燔沉之事於今足下似訴其罪之有無蓋域異路隔而不得其情乎殆牴牾乖戾而不識其真乎往歲阿媽港殺我專使節幹何也貴國人以此

港為私權之虞不欲使我民知之相逐相來將塞來路而殺無事之我民斯事以聞我主君我主君一則以悲我民之無罪而趣死地一則以怒彼蠢蠻之有惡而設禍害於是乎會黑船來于長崎津僉云向之殺我人者今之船頭加昆且為之最矣津吏上言我主君我主君慕征葛之意存復讎之禮仍以命津吏召船頭加昆且不肯出至又以問之不肯奉答至于再至于三終不肯應國命於是乎而後船頭之有罪也愈信矣不亦

明白乎仍命有司加毘且一人有大事而諸人無
誅執一人而千萬人悅之則古之入行之津吏奉
命遣士以問加毘且之罪船頭即發木鳥鏡燒破
我數船將截纜而驅去官士於是懼國法之不慢
而乃構蒙衝而乘之船頭忽放火而防之遂衣寶
玉而自焚而船又沉初只欲執加毘且一人而問
之而已何殺其餘者乎况復於船而何燒乎事實
如此足下沮知測焉毋為恠恠幸方今東魯訥一
介遠到吾儕為之先容而執贄而便殿一見事已

成是非無惠於足下也亦今我 丰君不念舊惡
既往不咎以商賈之往還通市為 國家之給足
餘裕而不厭諸船之出入然則來莫仍舊黑船來
于長崎則通市隨意而有大利焉必無拘滯所待
在茲取當其之時若我官吏及諸商有苛擾喧雜
之事則必宜告訢依法施行 照驗有在勿為猶
豫事事難罄于楮面併附以東魯訥之口舌不宜

諭阿媽港代正絕

日本國執事上野介藤原正絕謹復書阿媽港中

知府諸耆老酋長等所逡枉手書迫似面稟往歲
烏船燒溺之故如今諄諄而言之前船主雖自速
辜而其愛惜之情亦可憐焉其罪迹詳在寄東適
我回書中姑含是然今貴港早悔前非爲修舊好
庶幾風船遲還商貿開通之路永以不廢也其意
於理無害然則我邦雖有不拒來不追去之意
而又通外國柔遠人之義不能不有也因以聞
我主君我主君有允容之命於貴港不亦幸
乎夫以貴港之人真於我邦數十年于茲矣全一

且舉而不棄之蓋我主君善鄰之意念茲在茲
然則來歲隨例以烏船之至于長崎而爲期莫違
約仍商市雜選而交易獲福有如昔日勿爲狐疑
不宜

慶長十六年辛亥秋七月十五日

寄阿媽港父老

代藤廣

日本國臣使船司長谷川左兵衛藤廣呈書阿媽
港諸耆老足下黑船依舊到來相待在茲商賈交

而爲兩國之利何有疎備哉前日五和國使者東
魯訥來于吾邦時藤廣在長崎故吾主君不
與殊書印于魯訥今藤廣爲請之於是有允容而
賜殊書蓋爲貴港不忘舊盟者耶明真必竢烏船
之維纜於長崎勿作猶豫再拜不宣

諭阿媽港諸老代後藤光次

日本國臣後藤少三郎藤原光次謹致書阿媽港
中知府諸耆老等館下茲兼總兵官東適我惠書
圭復莫揣况又專价東魯訥來享相看有欣悅乎

前年黑船因祿陽侯爲之崇蓋其船頭在貴港時
殺我民人而騙我欺我以為不知者而來于長崎
事發覺以聞我君我君命有司曰收船頭加
毘且者以訊正之於是有人馬修理其受命而往
以為加毘且一人取來則一船無恙且告有罪即
已無罪盡下船而來謁然加毘且遂不問之而亂
發巨銃射我船多爲焚破後張帆斬纜將奔去修
理恐辱君命樓船急接船頭乃發巨銃放炬而
拒之餘船迸散終燬燬而沉淪夫一人之有罪而

若干人命若干貨財悉爲煨燼初雖非其船裏諸
客之本意而胡越同舟同行同命至如此矣真可
嘆哉火災崑岡玉石俱焚船頭罪能大也其生而
幸存者多皆調送而還之何欺乎今也來歲烏船
來款之事其相求不忘昔日余其憐察是以上言
我君我君許可之然則來茲烏船到于長崎者
相候有日矣長崎者是吾邦西海道中之一良
津而諸市之所輻湊也然今來書所云奉行長谷
川左兵衛及村山等安耽構利之貪心且口宣此

二人使貴港人作賂銀之債券云云風聞事也真
偽不可知之邇日召二人至于此兩辭具考而得
當其法蓋片言回折獄之故也彼此甲乙相對而
后白于我君及其時也我國法必有所置然
則來歲黑船至長崎時吾輩愈勸諫二人者不令
爲貴港作阻隔莫使爲黑船成拘滯無使爲諸市
做煩擾宜安貴慮且又留貴港官人一兩輩實于
我駿府其所乞是亦尤有謂矣駿府者我君
輦轂之下也然則長崎奉行等彌憚君邊而無

枉事今之來价東魯訥以其貴族者親拜趨
我君於魯訥不亦幸乎唯我君前語每及烏船
之事余既為應答之職旁人設有譖想余能為之
肩蔽此事之調護唯在余之思愛貴港耳萬萬勿
勞遐想今借貴港諸老之唇吻達之於總兵官所
惟幸不克別裁回東及東魯訥還而仍附以余之
中情再拜不宣

呈呂宋國主代藤廣

日本國臣使船司長谷川左兵衛藤廣謹呈書呂

宋國主閣下貴國手書使者共以其口狀欽言吾
主君於是乎即遣祿書附以腰脇雙刀吾儕為貴
國為先容者何有踈意哉是二國往還商船欲結
深交也再拜謹言

呈占城國主代藤廣

日本國臣使船司長谷川左兵衛藤廣謹呈書占
城國主殿下風船往來千里如面談為慰為喜前
日伽羅香百斤來吾邦遣白銀貳拾貫自何為銀
多而香少哉所深恠疑也有佳香則以東埔寨之

便可被相達也。腰力壹柄附貴使去。是吾主君之所贈於殿下也。又被物二領被寄貴夫人。又二領被寄貴姊。且又吾儕信物脇刀壹柄獻之于殿下。以往益修盟好之道者。豈有它乎。及有佳香而必可有其告吾邦遣人須買取之所。乙者以風便而待佳香而已。事事附使者之舌頭者。再拜頓首。

以上八篇在駿府作如代藤廣光次書亦是依台命也。此時武威嚴重遇蠻夷如奴隸。

故如藤廣光次等微臣亦願焉。

答大明福建都督代末次政直寬永二年作

日本國長崎鎮官末次平藏政直奉復狀。欽差總督福建道巡撫都察院都御史老爺臺下大明無私遠照扶桑日出之域。本國為善久追中華風化之蹤。我既有事大畏天之心。人豈無親仁善隣之好。甲子歲得軍令牌而開讀之所云。雖一時難通前好。而向後徐圖效順。是豈不兼知乎。按夫前代關白秀吉有飲馬于河渭藉稻於琅琊之志。而

將人貴國先以聲言試攻朝鮮此時海寇草竊者往往乘豐而出蓋爲貴國邊海之小虞歟且南蠻鳩舌之妖人魏耶穌者託商舶來挾其邪術扇惑愚俗故世人貪市舶利與鳩舌侏離共雜共語相爲交易由是於貴國愈久契闊不亦恠乎方今闔國混一易世改弊更始一新政令嚴察而復酷排蠻法禁左道拒耶穌尤謹故無有犯者而况於海島剽劫掠奪者乎故海不揚波有年於茲雖然不聞猶有海寇者何也是乃不我蠢民也想

此貴國邊鄙毗隸之人博徒刑餘之輩偶漏疎網潛來寓於我西鄙既是唐民也而不知證贓奈何禁焉既是唐商賈也奈何拒焉此類隱島嶼之間出入風波詐爲我民易衣服裹曼胡持矢掠舟殺入而後形爲唐民而又來寓既是洋海之事亦不可測也奈何強而推鞫焉若得其情證其證則何不禁決之乎左右若馳一介之使擬持三尺之律條至于此則彼此參互論奏而后捕賊以梏送之而已何爲縱賊哉所憂只未得其情耳此

余所慮也唯希左右垂照亮夫我邦之通於貴國自古而然載在方策奈何至於拒絕之甚哉今余在長崎念茲在茲故以我國能施政令我民不為海寇而審告於左右庶幾每歲舶騁帆馳有通潮信也不亦可乎左右若轉達於朝廷果許相通則彼此共安風和濤穩是生靈之福也伏願左右察焉不腆土宜以獻左右聊表微忱勿罪僭越幸幸謹拜狀

答暹羅國代板倉重宗 元和九年作

日本國板倉周防太守源朝臣重宗復書暹羅國握雅西潭麻喇大庫座前爰賜尺牘千里面話不亦慰乎就兼貴國主安泰裕勝祝祝幸幸今遠馳兩專使謝往歲之交義雖我國主豈不動喜容乎我及左右將命者為之先容乃使兩專使獲見我國主其所致之金書方物件件既納了也事實載在我國主之回翰而并口述共附兩專使且寄我以象牙貳箇雪布肆匹領謝有餘感荷不輕古人交鄰之道有事大事小之理我豈無其意

哉時惟海不揚波自今每歲市舶風帆當宜問津
有無相易虛往實還是豈非彼此之福乎貼金屏
風貳張雖爲不腆聊投贈焉以信矣非以物矣伏
惟照察不宣

癸亥秋閏八月下浣

又代牧野信成

日本國牧野内匠頭信成謹致書于暹邏國握雅
西潭麻刺大庫閣下茲得風舶之便遠投一簡想
左右起居裕勝所祝在此往歲辱賜手書開緘如

對話欣慰欣慰殊領土宜數件感佩惟深爾來雖
欲報答潮信難通頗失素意遙勞仰望庶幾愆宥
之若於貴國王座前語及吾儕則宜閣下之先
容而已且今此使价赴于貴國余之所親識之船
也願閣下善遇之而其市商交易無所妨則彼此
之福利有所期也惟幸惟幸若又閣下於弊邦有
所求余力之所及唯命是聽而已雖爲不腆國製
之鎧全具一件投贈閣下聊表書信邦域雖異情
意惟同伏希照察

乙丑歲八月吉辰

又代板倉重宗

日本國板倉周防太守源朝臣重宗復書暹羅國
握雅掌大庫務詩坦麻喇座前爰惠手書披讀滿
悅不隔異域恰似晤語就審貴國先主既捐館舍
萬里聞訃不堪驚歎遐想在茲矣今令嗣當位可
以賀焉因聞不忘先主之遺令遠騁三价恭修舊
好厚情不少於是及執事者進言於我 國主
乃令三价獲奉謁而禮拜之其所呈之金簡方物

件件進納訖事在我 國主回劄中并附三价以
口授且寄我以象牙貳擔烏細肆端西洋縵肆條
共領納之佳惠不淺請借足下口以謝之足下亦
贈我以華縵壹條八絛段貳端感意惟多夫善隣
之道古今由義何論遐邇方今海波不動商舶往
還彼此有幸豈不思哉貽金屏風貳張雖為菲薄
聊投酬之匪報之也永以為好此惟照亮不宜
平己巳十月下游

復琉球國主

代執

政○兼應二年十月

使者造來書簡披誦賀我。貴太君相兼前緒治平國家被奉祝之可謂懇款之至也。使者獻土產數種登城拜謁禮畢賜暇歸國所贈賜足下如目錄可被領受之不具。

又代執政○兼應三年十一月

六月八日之來書頃日自薩州相達就知去秋貴國之使者國頭遠來納貢奉賀我。貴太君登營拜禮事畢賜暇歸國之時所賜足下之件件如數拜戴且國頭及其從者等亦蒙恩賚足下欣歡之

聞今度遣使者屋富祖到薩州奉拜恩惠之忝而詳得其旨也。乃啓達御前快然且謝余所寄之菲物又被惠土宜如別錄受之其厚志可以喜之其餘因薩州少將演之不備

慶長年中以來琉球隸屬薩州故先是來貢數回其書札皆用俗字諸執政回簡亦不拘文章今載二篇於此而各不悉錄之琉球一名中山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二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目錄
一、復朝鮮國王教書
二、執政答朝鮮國禮曹書二篇
三、此外四篇文同故不載於此
四、獲朝鮮國王教書
五、執政答朝鮮國禮曹書六篇
六、此外三篇文同故不載於此
七、代宗義成呈朝鮮國禮曹書五篇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三目錄

外國書中

復朝鮮國王教書 寬永十三年

執政答朝鮮國禮曹書二篇

此外四篇文同故不載於此

獲朝鮮國王教書 寬永二十年

執政答朝鮮國禮曹書六篇

此外三篇文同故不載於此

代宗義成呈朝鮮國禮曹書五篇

復朝鮮國王教書

明曆元年

執政答朝鮮國禮曹書六篇

韓文公集卷之三

赴朝鮮國王教書

其來二十

其來四

其來二

其來一

其來一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外國書中

日本國寬永十三年丙子朝鮮國正使白麓任統

副使東溟金世濂從事官青丘黃尿來朝

十二月六日到江戶以本誓寺為旅館宗

對馬守平義成為先容安藤右京進重長

賜坂淡路守安元為之館伴稱馳七日土

井大炊頭利勝酒井讚岐守忠勝為上使

赴本誓寺勞三使十三日三使登營拜

禮十七日三使發江戶赴日光義成道之

二十一日登山拜廟二十四日歸江戶二

十七日大炊頭讚岐守為御使到本誓寺

賜歸國之暇廿九日三使發江戶義成亦

賜暇同道歸國

復朝鮮國王奉台命撰之

日本國源御諱奉復

朝鮮國王中殿下

聘价遠馳禮意益敬見

書就審慶

我治乎贈其物產依數領之懇款深切慰悅殊甚

矣聽義成調興相訟則有偽造

書印者革正札察焉

貴國早聞知而今改往自新至此誠可也交道有

義不渝舊約則彼此之好也有小信物附

使价還宜如別幅

檢領餘冀

亮察不宣

寬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國源 御諱御朱印

別幅

撒金六曲屏風貳拾雙

銀臺子貳飾

爐 釜 蓋 置

水壺 杓 立 每飾諸具 備矣

水滴

綿衣五拾領 漆繡金箔

整

寬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此 教書高低平頭如本書之式先是朝

鮮來貢數回隨足利家之舊例設禪林之

徒裁返簡今般 先生預此事又舊例遣

寬永十朝鮮書唯記于支今般初記年號

答朝鮮國禮奠

日本國臣掃部頭藤原直孝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朴公閣下

一封手帖千里面譚幸幸茲 三官使遠至捧齋

國書賀我 源大君繼前緒致 太平兼獻許多奇

產如別幅既奏達之其修聘禮悖舊好休哉抑去
歲義成調興相想時察有造實書者糾決焉是行
也 殿下改往自新可嘉獎矣故以 本邦所出
見投贈之到其啓稟且如余拜佳貺感謝之至也
因呈薄物以表寸心統希 領收餘事勤 官使
還維時初寒順席 自當不宣

寬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別幅

白銀壹千兩

越州綿壹百純

整

寬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今般禮曹贈書并土宜於直孝及土井大
炊頭利勝酒井讚岐守忠勝共稱日本國
執政故利勝忠勝返簡別幅與直孝同

又

日本國臣伊豆守源信綱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朴公閣下

一封手帖千里面譚幸幸茲 三官使遠至捧齋
國書賀我 源大君繼前緒致太平兼獻許多奇
產如別幅既奏達之其修聘禮悖舊好休哉抑去
歲義成調興相想時察有造贗書者紀史焉是行
也 殿下改往自新可嘉獎矣故以 本邦所出
見投贈之到宜啓稟况如余拜佳貺乎感謝之至
也因呈薄物以表寸心統希 領收且所請生口
先是皆刷還之今無遺焉縱纔存者爲子爲孫無
欲還者若或願還者須待他年餘事勤 官使還

維時初寒頌序 自齋不宣 大御檢封
寬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別幅 以本書卷爲宗陸其
白銀壹千兩 諸庶事
越州綿壹百純 十平榮未
整

寬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今般禮曹贈書并土宜於信綱及阿部豐
後守忠秋堀田加賀守正盛共稱日本國

奉行故忠秋正盛返簡別幅與信綱同。○
執政奉行返簡亦蒙台命所作也凡六
通今載其上首返簡於此

寬永二十年癸未朝鮮國正使尹滄溟副
使趙龍洲從事官申竹堂來貢七月七日
到江戸以本誓寺為旅館宗對馬守平義
成導之岡部美濃守宣勝加藤出羽守泰
興為之館伴八日大樹御使酒井讚岐

守源忠勝 竹千代殿御使牧野内匠頭
源信成赴本誓寺勞三使十八日三使登
城拜禮二十二日三使出江戸赴日光山
義成同道二十六日登山參廟二十九日
歸江戸八月三日講岐守内匠頭為御使
到本誓寺賜歸國暇六日三使發江戸義
成亦賜暇同途歸國

復朝鮮國王
日本國源 御諱 敬復

羅山文集卷十三

朝鮮國王

殿下

專价云到舊好益深省書具審賀

我有祚胤之慶遠修嘉儀其所遺方物如數收之
禮意之至欣歡猶甚且自撰祭文遣价于

日光山敬祀

東照大權現呈

親筆之太字備寶鐘瓶爐之供何不答其款誠
亦可以感謝其交際恭敬之志永以為好則不
亦善乎价還附土物當依副幅被檢取餘希

宣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日本國源 御諱 御朱印

別幅

貽金六曲屏風貳拾雙

撒金蒔繪臺子五飾

鐵釜 銅杓立 銅爐 銅水 銅水 銅蓋 置
每飾諸 具備矣

撒金蒔繪書棚貳箇

撒金蒔繪廣蓋壹拾箇

撒金蔴繪衣桁五架

計

寬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今般朝鮮王獻土宜數件於 幼君故被

遣撒金鞘太刀壹拾柄 盞壹拾領 唐織伍

拾端其目錄押 御印

答朝鮮國禮賈

日本國臣從四位侍從兼大炊頭利勝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

遠寄書信交道彌篤就審 貴國主聞我 大君

之有 繼嗣而馳三使捧土物以伸弄璋之慶其

禮可嘉焉且遣三使於 日光山備祭具奉奠

東照大權現敬饗如在美哉 大君感愈怡悅以

本邦方物寄之殊茲我輩枉兼佳惠如副帖受焉

幸甚今依使使還而贈微物表寸忱在別幅匪

報之永以為好也餘冀 昭察不宣

寬永二十年 月 日

別幅

白銀壹千兩

越州綿壹百純

整

寬永二十年八月 日

今般右邊衛少將兼掃部頭藤原直孝等
禮曹書并別幅與利勝同前回載直孝之
書故今載利勝之書於此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若狹侍從兼讚岐守源忠勝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

遠寄書信交道彌篤就審 貴國主聞我 大君
之有 繼嗣而馳三使獻土宜以佛弄璋之慶其
志可嘉焉即啓達之且 貴國主自製祭文令三
使登 日光山備清酌菓羞之供奉莫

東照大權現歆饗如在美哉先是所令群臣題詠
亦既相達焉其奉崇之意固深 御前怡悅殊甚
如臣等亦感焉今因三使歸以 本邦之方物被

寄之到頃奏進焉殊茲余輩亦兼佳惠如副帖幸甚因贈微物表寸忱載在別幅可領取焉匪報之聊修永好也餘冀亮察不宣
寬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別幅同前
日本國臣從四位侍從兼加賀守紀正盛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
遠寄書信舊交道篤就審貴國主聞我大君

之有令嗣而馳三使捧土宜以伸弄璋之慶其丁寧之盛志可嘉焉即啓達之且遣三使於日光山備祭具奉奠東照大權現歆饗如在美哉其慕遠深切矣大君感愈怡悅及三使還乃以本邦之方物寄之到頃奏呈茲余輩亦兼佳惠如副帖領之幸甚而今贈微物表衷忱載在別幅匪報之聊修永好也餘冀亮察不宣

寬永二十年四月日

別幅同前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豐後守阿部忠秋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

遙枉書音交際愈渥就審 貴國王聞我 太君
之有 平胤馳三价携方物以抒其慶賀即奏進
焉且遣三价于 日光山備清酌菓羞之供致祭
東照大權現之廟歆饗如在善哉先是所令群臣
題詠亦既相達焉其奉崇之志不淺淺焉 太君
怡悅殊甚乃今以平宜寄之到宜啓達茲如我輩

亦賜副帖領受依數感刻有餘因三价之歸附非
薄之物是効方寸之忱也又別書謂 貴邦俾口
猶遺在 本邦而有發老孤獨思歸者可刷還先
年既還之偶有漏者然歲月久遠而或為子或為
孫或世為婚姻不欲離居故今無可括送者若鰥
寡孤獨猶有欲歸者非所制也統冀 鑑察不宣

寬永二十年 月 日

別幅 同前

今般從四位伊豆守源信細答禮曹書并

別幅與忠秋同前回載信細之書故今載
忠秋之書於此此時從四位對馬守阿部
重次與信細忠秋為同列故禮曹寄書并
土宜其返簡并別幅與信細忠秋相同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内匠頭源信成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
三使速到一封爰開就審 貴國王賀我 幼君
贈其異產件件如目錄啓稟之乃動 喜色因以

本邦之物產被遣之到則依數而可達焉且賜我
以副帖領取之堪荷佳惠今三使還寄菲薄之物
載在別幅聊表其信也餘冀 高察不宣

寬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別幅同前

日本國臣從四位侍從兼周防守源重宗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李公閣下
遠寄書信交道彌篤就審 貴國主聞我 太君

之有_レ繼嗣而馳_二三使_一獻_レ土物以伸_レ弄璋之慶其
志可喜焉且遣_二三使_一於日光山備_レ祭具奉奠
東照大權現歆饗如在美哉 大君感愈怡悅以
本邦之方物寄之_レ余常視事於京師今偶侍_レ江府
會_レ兼_レ佳惠乃如_レ副帖領之幸甚今依_二三使_一之歸而
贈_レ微物表寸忱載在_レ別幅匪_レ報之聊修_レ永好也餘
冀_レ亮察_二不宣_一

寬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別幅

白銀壹千兩

食籠壹具

黑漆蒔繪

扇子貳百柄

未廣 小筵 兩面金泥
兩面銀泥 青地 白地

整

寬永二十年八月三日

呈朝鮮國禮曹

日本國臣從四位下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呈
書 朝鮮國禮曹參議大人閣下

去冬 貴國邊浦漁船遭風漂流於 本邦者四
隻其三則泊長門州乘者貳拾漆口其一則到筑
前州乘者陸口二州牧司檢察之知其實共就執
政以 聞乃有 命遣其四船皆詣長崎使匠人
補其破且賜衣糧賑之而達於馬島以促歸帆是
我 大君仁愛之所博及也 貴國最可被怡悅
焉吾今在 東武辱奉此 旨故諭留後者送之
到釜山漸其乘來者有存沒是生還者所審知也
想可口陳而已自今而後彌修隣好惟幸不腆風

宜在副帖焉餘希 昭亮不宣

正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日本國臣從四位下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呈
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大人閣下
本邦外平想 貴國亦安泰甚堪瞻仰前向銅送
異訟事我儕在州時既因 執政筭以達 尊聽
乃遣彼船於長崎糾察之所乘來明國商民五十
二人其中耶穌邪徒五人雜偽隱匿果伏其罪

貴國懇厚之效可以嘉焉頃日我僭述職 東武
 拜謁 大君辱蒙 恩言欣幸多多此時具 仰
 異船事甚動 喜氣且執政等恭兼 嚴命諭告
 我僭曰宜傳達 感禱之趣於 貴國賞其善隣
 可被昭知矣故雙伶下寧演之先是南蠻邪徒生
 口自陳云 本邦嚴制不能匿來以 貴國與
 本邦近接相通故妖術者乘客船到 貴國邊浦
 而後欲密入 本邦可以憎焉可以誅焉以此宜
 啓 殿下申降 號令使沿海鎮浦兵官益設其

備察非常而若有約條外他船漂流則速撿之可
 被送於金山倭館邪法者共以所當禁遏也他後
 彌審此旨則為 國為政幸甚菲薄土宜聊表寸
 誠載在別幅伏冀 諒察不宣

正保二年二月 日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下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奉
 復 朝鮮國禮曹參議俞公閣下
 手簡來達披緘就知興居裕泰欣欣余亦無它勿

勞遐懷來書所云 本邦漂流之民自韃靼國轉徙赴 貴國乃懇遇之護送到馬島其口數考於別錄無以異焉余時侍 江府告諸執政則嘉其兩國交隣之厚而謂宜行將以 聞我 貴大君也余頃者賜暇發途在近臨楮不詳歸州之日當通使价不宣

正保三年八月七日

又

日本國臣從四品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致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大人閣下 一葦航海兩地通潮爰視舊冬報書得聞 貴國外平歡悰殊甚 本邦亦無它莫勞緬懷就審信使來聘可以賀我 貴大君兼繼前烈平治闔國而豫被問其期也懇款之至可謂鄭重也此及明年仲秋上旬要須信使來達 東武也然則其倣裝宜討量海陸期程以被膏車艤舟而已我儕自去歲祇役于 東武頃間既賜 暇邇日馬首西歸早到州可再陳之菲物件件 在別聊表微忱

笑納惟幸不宣

兼應三年甲午孟夏 日

又

日本國臣從四品侍從對馬州太守平義成贈書
朝鮮國禮曹參議大人閣下
舊冬被寄回簡頃日達于東武展封以知
貴邦無為欣幸欣幸本國亦彌致昌平宜安遐
想且兼信使渡海可慶我貴太君繼志述事統
御群國而被問來聘之期其隣好之厚可以嘉焉

所待明年八月上浣到東武而可也然則不遲

此期豫籌舟車之行程可以被出施于貴地也

我今既賜官暇將歸馬島到州之日可告報焉

薄儀數事在別幅聊抒寸丹大莞爾幸甚不宣 二日

兼應三年甲午孟夏 日

以上五篇奉台命代宗義成作之

明曆元年乙未朝鮮國正使琴屏趙珩副
使秋潭俞瑒從事官壺谷南龍翼來朝十
月二日到江戶以本誓寺為旅館宗對

馬守平義成爲先容岡部美濃守宜勝加
藤出羽守泰興爲之館伴三日酒井雅樂
頭忠清松平伊豆守信細爲上使赴本誓
寺勞三使八日三使登城拜禮十四日
三使發江戶赴日光義成導之十八日登
東照官大猷院殿廟二十二日
歸江戶二十五日雅樂頭與阿部豐後守
忠秋爲上使到本誓寺賜歸國之暇十一月
朔日三使發江戶義成亦賜暇同途歸國

復朝鮮國王

日本國源御諱敬復

朝鮮國王殿上

三使遣來交敬愈渥開

織乃知慶

我繼述治國贈其土宜如數相達款情之至也且

興三使於

日光山奉祭

我

曾祖

皇考廟想其感格足以怡悅由舊章共介
鼻福信使還因寄物產當依別幅被領焉餘冀
昭諒不宣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日本國源 御諱御朱印

別幅

太刀貳拾把

長刀貳拾柄

鎧貳拾領

徽金六曲屏風貳拾雙

銀臺子貳飾

爐 蓋 置 釜 背 銀 垂 飾 杓 立 水 滴

整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答朝鮮國禮曹

日本國臣正四位上左近衛中將兼掃部頭藤原
直孝復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申公閣下
信使遠到賀我 太君能紹 洪緒以致治平獻

幣修禮於東武且直赴日光山奉祀
東照大神君闕官大猷院廟其懇厚之志懿哉
如余亦被惠土宜數件足以感悅焉今聞信使還
而附微物副以別幅領受惟幸統冀亮恕不宣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別幅

白銀壹千兩

越州綿壹百純

整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又

日本國臣正四位下左近衛中將兼肥後守源正
之復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申公閣下

三真聘使遠馳賀我 太君重熙累洽以致治安

獻土宜件件拜觀於 殿前誠是隣哉之好永不

渝淡今之交久彌敬者也且三使自 東武徑

躋 日光山扁 貴國王殿下親筆於 大猷院

秘殿供香燭燈籠樂器又燒薊於 東照大神君

靈廟其敬嚮之志不炳焉哉想其可肅然乎今依
信使歸而被寄 本邦物產宜啓稟焉如余亦被
惠 手書而贈別幅數品不堪欣抃因呈薄儀載
在副帖匪報也亦以為好也餘希 亮察不宣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別幅同前
日本國臣從四位上若狹少將兼讚岐守源忠勝
敬啓 朝鮮國禮曹參判申公閣下

官使三負來修聘禮以賀我 大君克繼 前業
艾安 桑城進皇珍產若干拜於 殿內可謂交
隣之德不孤治世之美無疆且令三使自此益經
香路直陟 日光山揭 貴國王殿下親筆扁額
於 大猷院廟堂獻幣帛供香燭燈籠樂器又燒
蕪於 東照大權現神宮而奉匹馬 大君甚悅
焉其恭敬之志可謂昭昭也豈不感饗哉方今信
使異事催歸以 本邦土物被寄之宜啓稟焉如
臣等亦幸羨 佳貺依副帖檢領欣欣因贈菲物

以表微忱而尋舊盟如數可被受之餘冀 鑑諒不宜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別幅 同前

日本國臣從四位左近衛少將兼雅樂頭源忠清
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申公閣下 下略等
官使三員來修聘儀以慶我 大君兼繼 洪業
統御 日域捧異產多般拜於 殿內可謂善隣
之德不孤治世之美無疆且念三使自 東武直

登 日光山掛 貴國王殿下親筆扁額於

大猷院廟堂獻幣帛供香燭燈籠樂器又燒蕪於
東照大權現神宮而奉匹馬其恭敬之志可謂昭
昭也豈不感饗哉方今信使異事告歸以 本邦
物產被贈之宜敷奏焉如臣等亦辱得 佳惠如
數受之幸甚因呈薄物載在別幅聊表寸丹而約
永好餘希 鑑諒不宜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別幅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侍從兼伊豆守源信綱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申公閣下

官使三負來修聘儀以慶我大君續繼鴻業
統御日東捧異產多種拜於殿內可謂善降
之德不孤治世之美無疆且送三使自東武直
登日光山揭貴國王殿下親筆扁榜於
大猷院廟堂獻幣帛供香燭燈籠樂器又燒蕪於
東照大權現神宮而奉匹馬其恭敬之志可謂昭

昭也豈不感饗哉方今信使竣事告歸以本邦
物產被贈之宜敷奏焉如臣等亦辱得嘉惠如
數受之幸甚因呈薄物載在別幅聊表寸丹而締
永好餘希鑑諒不宣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十日
貴國主殿才藤華氣贈狀
別幅同前
貴國主殿才藤華氣贈狀
又
日本國臣從四位侍從兼豐後守阿部忠秋敬答
朝鮮國禮曹參判申公閣下

羅山文集卷十三
官使三員來修聘儀以賀我。大君羨繼。不業。
統御。日域捧異產多品拜於殿內。可謂善隣。
之德不孤。治世之美無疆。且送三使自東武直。
登日光山。揭貴國主殿下親筆扁額於
大猷院。廟堂獻幣帛。供香燭燈籠樂器。又燒香於
東照大權現神宮。而奉匹馬。其恭敬之志。可謂昭
昭也。豈不感享哉。方今信使畢事告歸。以本邦
物產被贈之宜。敷奏焉。如臣等亦辱得嘉貺。如
數受之。幸甚。因呈菲物。載在別幅。聊表寸丹。而尋

永希 鑑諒不宣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 日

別幅同前

前同列答書文同者不違一字。今般有
數字異。同故悉載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三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四目錄
外國書下
寄朝鮮國副使姜弘重
寄朝鮮國三官使
贈朝鮮國狀
寄朝鮮國朴進士五篇
謝朝鮮國三官使
謝朝鮮國信使申竹堂
答朝鮮國副使趙龍洲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四目錄

外國書下

寄朝鮮國副使姜弘重

寄朝鮮國三官使

贈朝鮮國狀

寄朝鮮國朴進士五篇

謝朝鮮國三官使

謝朝鮮國信使申竹堂

答朝鮮國副使趙龍洲

羅山文集卷十四
答朝鮮國信使俞秋潭

備陳翰圖計對申竹堂

擬陳翰圖三言對

寄陳翰圖休致士正齋

擬陳翰圖序

寄陳翰圖三言對

寄陳翰圖偏野姜原寓

水國書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四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外國書下

寄朝鮮國副使姜弘重

夫有名者必有實何欺哉今聞朝鮮介使通訓太
夫姜先生職在春秋館編修官想其名實相稱而
官不曠人也耶余涉經史有年其際疑義多端然
今姑就春秋摘三事以質之古人詢于芻蕘不耻
下問者以此心此理雖匹夫匹婦本相同故也况
於茲乎先儒之成說備具者余既驟見之先生勿

益諸儒之餘涎或有所新得而發明則廢幾巨鐘
之筮寸筵大澤之納小汚而報余以三事之瓊玖
則春秋編修官之名不朽於是者乎豈欺我哉且
聞朝鮮與中華水陸相接想不可無文獻之往來
可以爲徵故聊及此云

一春秋書春主正月諸儒說紛紛然遂以爲千古
年不決之論姑據胡氏言其夏則春者夏時也
王者周王也正月者周建子月也建子非春也
而冠以春者所謂行夏之時也是孔子之微意

也又據王守仁說則云春者建子之月也非天
子不議禮樂雖孔子不能不從周若所謂行夏
時之者是孔子與門人私議於其家非公共諸
當時也胡王兩說如此蓋有疑乎余讀春秋見
左公穀注疏胡傳集解汪克寬纂疏集傳大全
等及明朝王鏊所論與焦竑改月改時論似未
有一定焉夫春秋者聖人制作也奈何以聖人
之書開卷第一義爲千古不決之事哉
一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余按群書有以萬爲二舞

之總名者有以萬爲武舞以爲文舞者左氏
公羊雖有注說然東萊讀詩記以鄭玄據公羊
云萬舞乃是干舞爲非是矣而陳澧解禮又議
呂氏何哉

一西狩獲麟者杜氏謂聖筆有所感而起乃所以
爲終也若云制作三年文成致麟亦近於妄然
胡氏引鳳鳥至河出圖等之祥而決之或以爲
妄或以爲祥二說水炭庶居一於此乎
日本寬永元年季冬一日

此書既達雖求其答然遂不至

寄朝鮮國三官使

正使白麓任統副使東溟金世濂從事
青丘黃屎

朝鮮國奉命使來爲觀國賓想其優于仕學歟
平素思問之疑雖有多端先就貴國事跡以質之
一聞說檀君享國一千餘年何其如此之長生哉
蓋鴻荒草昧不詳其實乎抑檀君子孫苗裔美
襲遠久至此乎恠誕之說君子不取也且中華

歷代之史朝鮮三韓傳備矣而皆不載檀君之
事何也以齊東野人之語故乎

一箕子遭殷亂避地朝鮮或曰武王封之然貴國
俗稱箕子來其從者五千人故云半萬殷人渡
遼水此事中華群書未之見也欲知其所據
一唐太宗之伐高麗也飛矢中其目而還故李穡
云那知玄花落白羽白羽箭也玄花目也聞是
貴國之美談也按舊新唐書通鑑皆無此事可
謂中華諱而不言之乎鄢陵之戰晉呂錡射楚

共王之目淮南之役漢帝中流矢幾殆皆是記
而不諱也所以爲實錄也以萬乘之主傷高麗
箭奈何其得秘而匿哉然則此非貴國之美談
而一方之私言歟願聞其辨

一異國貢調於本邦後矣况貴國聘使古今不可
勝數乎就中圃隱鄭夢周當洪武十年來聘于
本邦即是我永和三三年也距今二百數十歲聞
其名久矣似聞此人性理之學如有所傳故有
忠義之氣然要其終則聞貴國殺之云爾圃隱

有_レ何_レ罪_レ乎_レ行_一不_レ義_レ殺_一不_レ辜_レ聖賢之所不_レ爲_レ
也貴國學_二聖賢之法_一則彼_レ罪狀_レ得其_レ情_一歟
一本邦貴介公子講武之暇頗愛放鷹故養飼之
術不_レ乏_レ人也貴國李爛所編鷹鷂方書有_レ草栲
有_レ栲部根有_レ胡王師根有_レ野人乾水想_レ其_レ鄉藥
集成有_レ之_レ歟是何_レ等藥物哉須_レ據_レ中華之本草
而告_レ其_レ異名若_レ其_レ不然_レ俟_レ其_レ圖說以_レ廣_レ異聞又
所謂朱砂散所用猪肝者家猪乎野猪乎昔白
香山詠鷹云吾聞諸獵師今爲養鷹坊者聊問焉

一貴國慵齋成文云湯泉在_レ天地間自_レ爲_一類受
性_レ本然未必有_レ待_レ而_レ溫_レ也多在_レ北方寒涼深山
窮谷之間非_レ由_レ炎氣而成_レ矣殊就_レ貴國中_レ往往
指示_レ其_レ沸涌處浴洗_レ處以_レ實_レ之乃_レ排_レ唐子西所
謂_レ炎州地性及_レ硫黃礬石之_レ說_レ雖然_レ水中有_レ火
老槐生_レ火雨中_レ有_レ雷火野澤有_レ燐蜀國井底有_レ
火又_レ火山雖_レ霪雨_レ火常_レ燃_レ焉知_レ陰_レ嶺_レ寒_レ谷_レ土_レ底
無_レ硫黃哉凡_レ溫泉臭多而不_レ臭_レ少其_レ氣似_レ硫黃
則子西之說未_レ易_レ輕_レ詆_レ也自_レ憐_レ耳目_レ隘_レ未_レ測_レ陰

陽故請詳其說

一貴國先儒退溪李滉專依程張朱子說作四端七情分理氣辯以答奇大外其意謂四端出於理七情出於氣此乃朱子所云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也末學膚淺豈容喙于其間哉退溪辯尤可嘉也我曾見其答未見其問是以思之其分理氣則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而不能合一則其弊至於支離歟合理氣則曰理者氣之條理也氣者理之運用也而不擇善惡則其弊

至於蕩莽歟方寸之內所當明辨也大外所問果如何

寬永十三年季冬八日

此書憲宗對馬守義成雖示三使然不能答

贈朝鮮國狀代板坂卜齋請

望請藥草根并核實之事
夫物產不常或古有而今無者或古無而今有者或古今皆有而中世無者或中世有而古今皆無者或土地宜與不宜者或四方風氣異而為有無者中華既然日本亦同良醫之用藥猶離婁之督

繩魯般之削墨師曠之用六律如何可廢哉只恐
 杜蘅亂細辛蛇床亂藤蕪似而非者往往不鮮遂
 至有買若芋以為袪神者雖良醫不可不慎也嘗
 聞榴棠自海上來戎王子自月氏至中華植之以
 為各種况張騫自大宛移來者猶有多品乎夫醫
 者仁術也於治病不可無備也若云其藥治其病
 則其藥之真偽疑似之間不可不察也艱于採山
 欺于買市是故今所求者要其真而棄其偽庶幾
 貴國廣博愛之仁播八共之惠分寄此藥之根實

則何厚荷如之哉如是則一視同仁之政活人行
 生之意可以感欣焉

- | | | | |
|------|-----|------|-----|
| 沙參 | 丹參 | 防己 | 白微 |
| 葶藶子 | 升麻 | 常山 | 蜀葵花 |
| 前胡 | 射干 | 黃蜀葵花 | 葶藶子 |
| 桐首烏 | 五味子 | 石楠葉 | 菴藷子 |
| 劉寄奴草 | 馬蘭 | 蜜蒙花 | 佛耳草 |
| 白頭翁 | | | |
- 右二十一種要其核實

薤 一百部根

草薤

鬱金

延胡索

商陸

藜蘆

胡黃連

山豆根

續斷

天仙藤

烏頭

姜黃

銀花胡

漏蘆

烏頭

右十五種要其根

寬永十四年十二月

寄朝鮮國朴進士

寬永二十年七月

進士名安期字真卿號螺山又補廣陵處士
今晨陰晴不定故三使登府延及十八日亦是期

休晴云云想像即時閉眼可以伸旅懷雖然開眼
疾為祟頗勞緬懷蓋是俗途之艱辛水土之不習
酷暑之攀溽情書之懇求不得止而至此乎不可
不保養也唯願銀海之浪華與空華共開散之端
也祝茲在茲昔韓退之張文昌皆雖病目然不廢
讀書不停吟詩屬文唱樂府足下亦沮然且子夏
在明之所疾亦在此未嘗聞拋筆無况厥有國語
乎足下所見祟則不而良已然且養且吟以不
至累日而可也我所念亦在茲或曰五色使人目

亂或曰有肉眼有凡眼有道眼有阿那律之眼我
豈敢哉心不在焉視而不見故非禮勿視是所養
目而告足下亦如是不識謂何琉球酒一壺冰糖
一小壺投贈之只恐涓滴之微也不堪挹酌冰霜
之薄也難慰煩歎吁慚根慚根 孟秋十六日
又 營內造顛觀面不通譯遺恨難拔如薤
本御前禮畢欣歡想像焉即今謝贈中山國酒詩
忽入我手誦之則一盃一盃至于數盃云爾雖玉

川子七椀生膾風亦不過此酒云茶云其嗜好不
異則到蓬萊何遠之有 日本有蓬萊足下知之
邪彼琉球何隔瀛海哉我文房有道家仙山即是
身裏五城十二樓雖万卷丹經爭及乾坤坎離之
備于我呵呵且昨之昨借岡濃牧之便以遣一封
封內累余并兩兒輩之拙詩既達否訝之請待告
報取足下所寄談韻再和一首使侍童書來云云
疇昔早達多謝多謝其未酬之詩檢笥中而賜和
則又幸之幸覓望無它 七月十有九日

又

聞還自日光依舊寓居稍就平安幸甚前日未酬
和篇在途中可以裁之想脫稟了待枉寄之耳且
日光祭文記得否為寫一通以賜之又幸也是所
欲也松竹梅之贊竹堂君健筆已得入我手以足
下先容故也謝而有餘今又呈此三封于三君望
請足下以達之欲無違失而已庶乎彼往此來此
往彼來與足下時時對晤也然無如何哉餘附面
布三君者三使也

單衣一領葛衣一領贈之匪無却焉聊表寸丹
耳嗚呼西歸在近何日再會臨紙悵然

又

去三日之夕賜暇于三官使時余微服從執政之
後與足下暫爾掣電相看語言不通如以臆對戀
戀懸懸何以寫焉日光山發足前後勞役想像之
耳還自山後厥明贈一袋聞已達然未得足下報
則紛冗歟奈何嚮唱和若干足下以為詩戰云云
多筭勝少筭負是兵法也我筭不為不多而今足

下可榮旋則我唱凱歌乎春樂和之也夫敵則戰
故杜老謂李白曰白也詩無敵何戰哉元白劉相
敵者也酬和用本韻始于此韓孟劉侯聯句亦敵
乎輸贏可見焉誦之知敵不敵也聖人所刪所教
如王者師故有征討之舉我何人哉有爲者亦如
是乎遂迅筆以送行草草八月五日

又

昨夜來會于加羽州與春樂告別余有公務不赴
唯惆悵而已亮察惟幸此一封欲達于兩君正使
津溟

從事 竹堂 賴足下故今遺之莫忘可也前頃所告余別
業有大成殿安聖像四配像釋菜有時且藏書萬
餘卷思足下留滯有日則招而偕往而今既發足
西歸無奈之何可勝歎哉思而止耳唯冀脩途馬
蹄不躓風帆無恙早見故里之喬木祝祝

謝朝鮮國三官使

正使尹順之字樂天號滓溟副使趙綱字
日章號龍洲從事申濡字君澤號竹堂
昨日所賜人參貳竹白苧布參匹黃毛筆貳拾柄

油煤墨拾笏色紙參卷領受焉感戴之至不知所以謝也以黃昏自府內歸故今朝告宗太守令傳之想既達否聞錦榮在近以未執謁不爲無憾也袂衣六領恭奉贈之以聊表寸丹唯恐鄉服之不稱貴體也餘附後信恐懼不宜 八月二日

謝朝鮮國信使申竹堂

情朴進士所求之松竹梅三幅贊被漆健筆以賜之不知所謝吁松之節操也竹之貞勁也梅之芳潔也皆備于一筆誠是寶玩也如見君之清手乎

慰悅有餘且被惠五言律之再和吟賞多多幸之又幸也聞日光之椒裝在明日想像紛擾之中早有此惠貺亦以爲感謝昨日兩兒輩赴宗牧司執謁于君我喜而不寐况賜高和乎餘附它后姑此不備 七月廿一夕

答朝鮮國副使趙龍洲

夕顏巷林道春覆拜呈書 朝鮮國官使 趙君足下疇昔辱復手書與面命告戒無以異乎多幸多幸足下東遊誠是十數年之奇也余偶在此時

雖不謂左右然唱和二三面足以少慰平生餘力
之暇陶寫性情以寓感慨然未能得理到句到故
以有詩病告之蓋戲而不爲虐也足下以程朱詩
教之程朱集諸儒之大成接千歲之道統天下後
世無異論足下之所仰余亦然豈啻詩而已哉除
詩病無如思無邪故雖詩學盛於唐理學盛於宋
然方萬里評唐詩謂朱文公詩有向上之工夫以
其得六義之旨非尋常墨客所能及故也其然乎
昔李太白爲七澤之遊廣其所見寓之詩句今足

下東遊千萬里之心目亦可以寓乎余生日出處
只觀太陽所輝耀洪波所激揚未涉馬島金山之
境况於日沒處之遠乎局量褊淺耳自狹隘何無
恨乎雖然道無內外理無遠近與四海相準宇宙
備於我可以無恨乎古今評詩者甚多就中道通
天地思入風雲宜哉至聖人所論則用其極姑舍
是足下指余及二子以譬諸三蘇褒非之至固雖
可喜然不虞之譽適當過實不堪忍縮唯恐有毀
于其後也夫老泉之雄渾長公之波瀾少公之曉

巖父子昆弟皆一代之奇才千古之雄偉也人皆
景仰之雖然足下之仰程朱余亦然儀秦之揣摩
猶拒之况緒餘乎佛老之滋味猶吐之况糟魄乎
與人所仰異而與足下之仰程朱不異者是余之
素志也今又以足下之所言而益自勵愈自警願
與足下共堅此志也不踰矩始於志學故古人曰
仰彌高又曰所願學孔子也曾聞荷篠丈人使二
子見子路今余使我家冠童見足下彼一時避世
乎此一時避嫌乎蓋不負公也何慢哉拳拳不能

措也余未有太中之眼故未見如周子之萬一者
然有太極圖說通書等可喜讀焉圖書出自周易
則可以犀革編焉則冠童縱不從事于浴沂何不
浴于光霽顧諟庭草乎余以無荷篠之隱逸太中
之見識而愧于大方耳官使告暇星輅可夙駕此
數自來鴻臚館孔邇遂不得見清貌詩病未消而
黯然之竟將消况又明日隔山嶽乎唯冀羈中節
飲食慎舟興起居無它欲筆所思徒增緬想而已
不識謂盛意何耶若猶被示留別執之以爲他後

之左券不宣

癸未八月四日

答朝鮮國信使俞秋潭

去冬自舟中所賜之一封自播之城大及臘晦而
達于余之家塾披而薰誦則長牋之鐵鉤兩律之
玉韻倒江之筆足以悅目懸河之辯足以娛耳幸
復不措可謂千里面談也何幸加之想像邇日出
赤間經藍島過壹歧達馬鳴歸帆無恙行人安穩
所祝在茲釜山漸近王都不遠古所謂不辱君命

者乎其欣榮豈唯青草茂木云乎哉歸入高堂衣
畫錦者蓋在此乎方今歲初官事無鹽在私亦頗
繁言不盡意醜縷借茂源口以爲筆語而已緬想
不已臨風悵然恐恐不宣

丙申孟陬日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四終

